

从思家桥墩往窄窄的桥面上走时，我低头看见一双穿着皂色布靴的脚从唐朝穿越而来，一步步踏上了被步履和岁月磨得发亮的石阶。桥墩边低垂的柳枝，轻拂着一位耄耋老人的白发，石阶缝隙间的青草，隔着布靴轻拂着他的脚蹠，桥墩下粼粼的波光轻拂着他的泪眼。

一首千古名篇

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。”这是阳春三月，杭州萧山蜀山知章村。假如船能记得它的前身，定会记得公元744年，同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，嫩柳如金，细叶如剪，一叶小舟穿过纵横交错的河港，停在了石桥边，船夫将缆绳穿过石孔洞，拴在了它身上。

船舱里走出一位面容憔悴的耄耋老人。扑面而来的是二月春风，还有他魂牵梦萦了半个世纪的故乡，年少往事如河面的波光一一浮现。他颤巍巍一步步挪上石阶，一步一步挪至窄窄的桥面，将手搭在额上，向他的故乡望去——文笔峰下的贺家园。

村人没有注意到这位神秘老者，不知道他是浙江第一位状元、盛唐的当朝重臣、蜚声长安的“吴中四士”之首、86岁的贺知章。一场大病后，他抛却荣华富贵辞官回乡，唐玄宗亲自赠诗，皇太子率百官饯行。村人更不知他从长安到萧山3000多里的漫漫长途，经历了多少跋涉和艰辛。

水渠哗哗的流水声，如孩童们在吟唱诗歌，麦苗、油菜花、豌豆、莴笋和褐色的正待播种的土地，仿佛也在发出欣喜的、蓬勃的朗读声。千百年之后，在通往知章村贺家园遗址的小路旁，我看到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水渠、一座废弃的砖瓦房、一座旧烟囪、一块明代的甲科济美坊。几个孩童从一涧溪流边直起身子，从柳枝后露出黑亮好奇的眼眸，脸上带笑。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后人已无从考证这位“四明狂客”当时的神情，他的眼里是否又一次涌起热泪，他在后来的隐居地绍兴镜湖写下的这首千古绝唱，朴素冷静的文字里，深藏的百感交集和人生况味，一次次穿越时空，让无数游子唏嘘沉吟。

一条蜿蜒诗路

文笔峰下，小臻和小田领着我，高一

知章村三叠

苏沧桑



将他故居前的山峰改名文笔峰，这里的老少都能吟诵他的诗作。首场拍摄时，30多位村民自愿当群众演员，还自告奋勇冒雨挖出一块埋在泥土里的旧石碑，请他们辨认、拍摄。1200多年的时光未曾改变这里的青山隐隐绿水悠悠，勤学重孝、情系家乡的理念早已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。

此刻，我眼前的贺家园遗址，是一块搭着苗木棚架的空地，草木葳蕤。当年风烛残年的贺知章站在久违的故园里，想必是满目破败。当他跟随儿子隐居绍兴镜湖时，会意识到这是他对故园的最后一眼回望吗？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他还写下过《回乡偶书 其二》，满纸都是对世事沧桑的感伤，他意识到自己已然是一片失去了故园的无根之萍吗？

公元744年，贺知章回到故乡不到一年便溘然长逝。

那一年，曾在长安紫极宫初遇贺知章，并同他成为忘年交的李白，带着无奈和遗憾离开了长安。

两年后，杜甫初至长安，写下了《饮中八仙歌》：“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”“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

三年后，李白到越中寻访贺知章才得知他早已作古，怅然写下《对酒忆贺监二首》，“昔好杯中物，今为松下尘”“人亡余故宅，空有荷花生”。

尔后，温庭筠东游吴越，至萧山拜访贺知章故居，留下了“废砌薜萝荔，枯湖无菹蒲”的深深叹息。

从杭州西湖、湘湖、知章村至绍兴，自镜湖向南经曹娥江，入剡溪，经沃州、天姥山，最后至天台山石梁飞瀑，一条长约200多公里、方圆2万多平方公里的浙东山水之间，渐渐响起一场盛大的行吟。李白、孟浩然、杜甫、白居易、杜牧等400多位唐代诗人荟萃驰骋，击节高歌，留下了1500多首恢弘壮丽的唐诗，也留下了一条迤迤绝美的浙东唐诗之路，浩浩汤汤，蜿蜒至今。

一方诗国乐土

在阵阵梵音里，穿过百步禁界，我走进了百步寺。百步寺是传说中贺知章“庙

烛烧读”“担母读经”的寺庙之一。贺知章年少丧父，信奉佛教的母亲因劳成疾无法行走，他便自制一副竹凳，一头装着经书，另一头坐着母亲，挑到寺庙里，借着佛堂前的烛光读书，以斋饭充饥。如今的百步寺住持来自江苏，慕贺知章名而来，一待就是17年。

门廊下一块看起来年份已久的云板在午后的风里微微晃动。每天清晨和午间，香火师傅会敲击云板，叫大家来吃饭。云板声很轻，像怕惊扰了文笔峰下的静谧和神圣。

离百步寺3公里远的贺知章小学，一股清新蓬勃如嫩柳叶般的气流在我身边萦绕。正逢放学时间，几十上百个孩子排着队，溪流般向校门口流动，伴随着欢闹声。

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诗意盎然的校园。从校门口布满青苔的明代上马石前起身往里走，大厅里外，回廊间，楼梯旁，教室内，墙壁、门框，放眼全是古诗，一间特别僻静的教室里，陈列着春风剪裁纸社的孩子们用剪纸剪出来的贺知章画像和古诗。一位身着汉服的五岁小女孩站在贺知章文化陈列室里，认真为我们讲解。她说，学校每年都会举办“走进唐诗”大型活动。

车子缓缓驶离贺知章小学，听到校歌，我听懂并记住了一句词：“诗意润泽我们欢乐成长。知书达理，是我翅膀。冲天一起，万里翱翔。”

在天籁般的童声里，我看见万千游子正在奔赴或在梦里奔赴故乡，他们的脉搏和着“知章村”的心跳，齐声吟唱着永远的《回乡偶书》。

(苏沧桑，中国作协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浙江省作协散文委员会主任。出版散文集《等一碗乡愁》等，曾获“冰心散文奖”“丰子恺散文奖”“琦君散文奖”等。)

上图：知章村。方方圆摄



贺知章小学的学生正在树下读书。方方圆摄

在浙江湖州与江苏苏州交界处，有一座千年古镇，唤作震泽。

一座桥、一座塔，是古镇的地标。三百多年前，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夜游震泽，忽见一轮明月之下，拱桥、塔影交相辉映，顿觉江南不可方物，赞不绝口。自此，塔桥拱月，愈显风流，成就了震泽的标志性景观。

塔是慈云塔，一座六面五层砖身木檐楼阁式宝塔，高38.44米，坐落于慈云禅寺内，距今已有1700多年。塔刹由复钵、仰莲、五重相轮、宝盖、宝珠、受花和宝瓶组成。六角均挂檐马，风过铃响，回荡空中，伴着寺内阵阵梵音，令人心生清凉。每逢夕阳西沉，登临宝塔，北望洞庭，南瞰麻漾，震泽八景之“慈云夕照”，既出于此。

桥，则是禹迹桥，立于清康熙五十四年，是为纪念大禹而建。震泽地区曾为泻湖浅湾，自古就有大禹在此治水的传说，并由此成为震泽一名的由来。明朝洪武奕德远编纂的《松陵志序》言：禹导水源至此，故曰震泽底定，言底于定而不震动也。

禹迹桥为拱形单孔石桥，是沟通古镇两岸交通的重要通道，卧于荻塘河中流，慈云禅寺山门外，与古寺、宝塔相映成趣，透过桥洞，还可一窥玲珑江南。

古镇不大，主要的街道叫作宝塔街，与慈云禅寺分跨两头的，是有着“江南大宅门”之称的师俭堂。

师俭堂面阔五间，六进穿堂式高墙深宅，中轴布局规整严谨，站在第一进的河埠头，可以一眼望到最后进的屏门，每一进的地势都会渐次抬升，马头墙也一堵比一堵略高，寓意“步步高升”，官商儒一体的建筑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院内还有两道花瓶造型镂空的院墙，寓意有“平平安安”。闪过此墙，即为后院，一座占地不足一亩的微型园林——锄经园。小小的空间里

江南古镇名震泽

应志刚文/图



容纳了亭台楼阁、回廊假山；花草藤蔓攀附着东壁回廊，起伏有致；西垒假山，上筑半亭，一树木香花开正艳。

震泽古镇不算大，早上去，逛完一圈刚好是正午饭点。这时候，不妨点上一客“四碗茶”，既能解渴，也能充饥，权当一顿午饭也是可以的。

四碗茶，第一道是水潏鸡蛋茶，以前是专门用来招待毛脚女婿的。选两枚农家土鸡蛋，有“成双成对”之意，煮熟后兑入白糖盛入碗中，寓意小夫妻今后的日子“甜甜蜜蜜”，溏心蛋和着糖水，一碗下肚十分舒服。

第二道茶，叫饭糍茶，因寺庙僧人曾用其招待过明朝的永乐皇帝，又叫“待帝茶”。系用糯米饭在锅底烤制的薄皮脆片，和着绵白糖冲水而

成，口感爽滑，糯而不烂，一碗下肚，解渴耐饥。

第三道，唤作茶熏青豆茶，亦是“看来似茶又非茶”，主料熏青豆，是用青毛豆在炭火上慢慢熏烤出来的。配以茶叶、胡萝卜干、陈皮、白芝麻，一盖茶咸香适口，回味无穷。

三碗茶喝罢，腹中饱意大增，接下来的第四道茶才是真正的茶，可以是安吉白茶，也可以是苏州洞庭碧螺春，随客人口味意愿而定。

此时，无论是坐在茶馆的藤椅上，还是依着临水而设的美人靠，啜一口茶，看一眼两岸粉墙黛瓦的江南景致，再啜一口茶，侧耳细听吴侬软语的搭腔对话，便凭空有了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意境。

上图：震泽古镇。

在大都市的月夜，我望着夜空中那总是兜着一层薄雾的月儿，总会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塔克拉玛干的月亮。

走南闯北多年，我从未见过比塔克拉玛干的月亮更圆、更亮、更

照过秦、照过汉、照过塔克拉玛干深处的城堡，像一位穿着洁白婚纱的新娘，一尘不染。如今，它又照着我。

沐浴在塔克拉玛干月光下的沙漠、红柳、河流、胡杨、杂草和夜间出来觅食的荒漠动物生动起来，

塔克拉玛干的月亮

黄山

大、更富质感。塔克拉玛干的月亮亮得仿佛能穿透宇宙里的一切事物，它光芒逼人，似一首空前绝后的诗，诱发我无限的思绪。

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年降水量极少，几乎夜夜晴朗，月亮也因此清清爽爽，精神气十足。这轮明月，

有了一种生气。月光打扮了这片苍凉的世界。

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生活的贫穷的岁月里，我拥有最多的财富是热烈的阳光和清洁的月光，而最令我感到赏心悦目的，仍属挥洒无限清辉的月亮。

望着月亮，望着月光下美丽似梦的塔克拉玛干沙漠，我常常感到一种奢侈。身临美妙的月夜，真有点舍不得独享。是的，塔克拉玛干的月亮仿佛有一种魔力，望着它，仿佛忘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。塔克拉玛干的月亮总在人们睡着了的时刻，凄美地走过辽阔无边又寂寥无声的大沙漠。

望着那远在苍穹，又仿佛举手可摘的又大又圆的纯洁的月亮，我想，就算是生活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人们，只要拥有这轮明月，就没有一个是真正贫穷的。

塔克拉玛干的月亮是不朽的。从这个角度想来，其实大都市的月亮是不是能够看得清楚，对我来说，已经并不重要了，只要我的心里始终悬挂着一轮明月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德昌桑葚樱桃节



4月20日至4月22日，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德昌县举办桑葚樱桃节，吸引了众多游客。德昌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，非常适宜桑葚生长。自明朝起，德昌就有种植桑葚的相关记载。

近年来，德昌县围绕构建“既采果又养蚕”的果叶兼用桑产业模式，有效助力农民增收。目前，德昌桑葚已成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。

除了采摘活动，本次桑葚樱桃节还以全新民俗活动、实景剧演出等形式，展现千年德昌的“凤凰文化”“仓颉文化”，展现德昌的丰收之景、乡村之景，并借此持续打响德昌“中国果桑之乡”的金字招牌，不断拓宽桑葚、樱桃的销售渠道。

因为身着民族服饰的德昌姑娘正在采摘桑葚。(王秀娟文/图)